



周恩來的囑託

沈從文嘔心瀝血的成果——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，成書於「文革」期間，在當時政治氣氛下，已毫無出版的希望。但沈從文卻從未中斷各種研究。一直到1975年，才聽聞一點風聲，說是想出這本書，但還未確定，可能不要文字部分，只出圖版部分。

沈先生當時很難過，但他卻沒有灰心。他說，不管他們怎樣出，作為他自己，把它整理成一套完整的資料留在那裏，將來肯定會有用的。

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一書傾注了沈從文幾十年的心血，其編撰過程是漫長而艱辛的。

據沈先生回憶，1964年春夏間，周恩來總理和幾個文化部門的領導談及每次出訪，經常會被邀請看看那個國家的服裝博物館，因為可代表這一國家文化發展和工藝水平。一般印象，多是中古到十七、十八世紀的實物資料。

我國歷史文化悠久，新舊材料多，總理問是不是也可比較有系統地編些這類圖書，今後出國時，作為文化禮品送人。齊燕銘是當時的文化部副部長，推薦由沈先生來做。

周總理的囑託成為一個契機。1964年，有了周總理的指示以後，歷史博物館請沈先生開始編寫這部書，還批給沈先

生多名助手。

沈先生計劃編一部十卷本的大書，《中國古代服飾圖譜》作為試點本，不按時代、時序寫，選出了歷代爭論較多、問題較多的200個題目，以新的視角和觀點進行闡述，提出了很多新看法、新見解。

王亞蓉與沈先生認識始於1973年，那時正是抓革命促生產的「文化大革命」時期。

王亞蓉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書畫出身，當時做一些美術設計的工作。為尋些靈感，常去北京圖書館柏林寺期刊分館查閱資料。後來在人民大學教授把她介紹給沈先生。王亞蓉說，那時候，沈先生因為血壓高，經常流鼻血。自己到他家時，他左手拿個白毛巾堵着鼻孔，右手還在改稿子，沈先生特別熱情。自己向他請教，他都耐心解答，需要什麼材料就借回去，用完了再還他。

王亞蓉回憶道：「就這樣，求教的次數多了，和沈先生的交談也多了。沈先生是用事理事物的形象來具體地研究歷史的，除了關注古代服飾文化外，對其他物質文化的各類別的內容也頗有研究。那時的歷史博物館已不再給沈先生配助手，所以他的工作困難隨即增多。我這個學繪畫的自覺水準不夠，他就鼓勵我試試。」

從此以後，王亞蓉繼王孖後，成為沈從文另一個得力助手。（沈從文與一部巨著的誕生之二）



幸福好簡單

又是一年聖誕，記得去年這個時候我給大家介紹了「Merry Christmas」來源於英國作家狄更斯的小說《聖誕歡歌》，這部作品告訴人們重新找回聖誕傳統，重新重視家庭團聚、分享助人的精神情操。

今年的聖誕我很高興，在國外念書的女兒能夠回來一起團聚，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她的成長。以往的聖誕，我們全家都會安排去外面的餐廳聚餐，但今年女兒卻特別提出想留在家裏團聚，吃家裏的飯菜。我感覺到女兒對於家的理解，家的溫暖不在於物質，而在於一年一年的陪伴共度，在於心裏不是只能容下自己，而在於想着別人的簡單幸福。

這個主題也是今年聖誕電影市場的熱門話題。最近有一部動畫片《無敵貓劍俠：8+1條命》就從內心的情感討論了怎樣獲得幸福的道理。這部片的英文原名是《Puss in Boots: The Last Wish》，直譯過來「最後的願望」其實更符合電影的故事。主人公皮鞋貓由於揮霍了9條命中的8條，最後只剩下一條命，並遭到死神的追殺，他找到許願星恢復自己的8條命，重啟傳奇生活。最後，在愛人綿掌貓、朋友狗仔的幫助下，他終於明白到，生命的意義，並不在於多少次的重來，而在於珍惜當下，放低自我，關愛他人。

幸福就是這麼簡單。事實上，現實生活中，每個人本來就只有一次生命，一次人生，如果許一次願能獲得

幸福，究竟該許什麼樣的願望？我相信這些願望一定千人千面，但當我們靜下心後就會發現，獲得的也會失去，真正能夠得到幸福滿足的，是內心不是只容下自己，而是想着他人的歲月靜好。

這幾天，我收到一位參加「音樂能量計劃」的孩子給我寫的聖誕卡，感謝給他帶來的幸福，我同樣也感到開心和幸福。過去6年多時間，我們香港弦樂團和賽馬會合作的「音樂能量計劃」就是把簡單的幸福帶給基層的孩子，通過音樂把人生正能量帶給他們，讓孩子們學會內心容下更多的人，讓自信和關愛傳播到香港社會各個角落。記得「音樂能量計劃」第二年的時候，我就舉辦了場《全為愛》的聖誕音樂會，邀請了全港的單親家庭來參加。如今「音樂能量計劃」受益的孩子們也參加了全港很多重要的演出，包括我們曾一起打破的全世界最大的弦樂合奏紀錄。

今年夏天是我們第一年開始「音樂能量+計劃」，既有舊同學，也有新學生加入。我們讓香港更多的不同的少數族裔孩子也融入進來，今年又會增加100多位學生，給他們機會免費學習音樂，提升人生積極動力。看到這些學生的成長，看到愈來愈多基層孩子的成長，我感覺欣慰和幸福。希望這些孩子長大之後能夠成為社會的棟樑，相信十年之後，他們會延續我的初心，把簡單的幸福帶給更多的孩子和朋友。



冷死貪有「型」

被要求陪同一對兒女移居去了英國的友人，因「住唔慣」終攜老伴回港，將當年賣樓所得的錢給了一半子女，回港後他用餘款在新界區買了一房一廳的單位居住。

然而最近友人眉頭緊皺地表示，兒女要求他再在經濟上援助，事關於彼那雖有工作（散工）亦敵不過百物騰貴，故經常吃不飽穿不暖云云：「我哋都老了，有個窩已不容易，還要祈求着自己身體健康健康。」「當初他們放棄了幾萬元月薪的收入都要移民，我早跟他們說過不論到那裏，生活都是很現實的，經濟能力幾時也是生活開支極其重要的一環，積蓄有出無入，如何生活！？」友人唉聲嘆氣地續說：「他們對生活的思維有些脫離現實，好似買件禦寒的襖，講究的是要『潮』，結果呢？啱家就凍到叫救命，夜晚瞓覺要着厚襖保暖，又話啱家自己在工作方面似塊磚頭，哪裏需要就往哪裏搬嗎！無固定收入。坦白講，我哋兩老自己退休了，都食緊『穀種』，實在是負心無力！再講，路是他們自己揀的，都是成年人，當然要自己負責後果啦，就算他們要回流香港，食住問題也要自己規劃好啲啦！」

說起買禦寒衣物，筆者亦犯過「渾」，當年與家人移居美國，首件禦寒襖就選了白色配深啡色的（筆者用自己的錢買的），「型」叮嚀！結果兩年後就「報廢」了，後來面對現實，再花錢買了一件禦寒羽絨長襖，免得融雪時凍僵成為一條雪條。哈哈，人家是「冷死貪瀟瀟」，筆者就冷死貪有「型」囉！另一方面，筆者參加當地友人的婚宴，衣着自然不會是平日休閒如牛仔褲T恤的打扮，誰知道衣着太體面了，被誤認是主人家，原來在當地吃喜酒，衣着休閒點就對啦，若衣着「隆重」一點，也被覺得是「搶」了主人家的風頭……故此之後無論是出席壽宴婚慶，筆者只是T恤牛仔褲加件外套，不用為揀「飲衫」而頭痛，感覺輕鬆了很多。

藝人在演出大型節目或出席一些場合時，衣着也較為隆重，這也是工作身份的一種「現實」之舉，友人提及一位在香港娛樂圈被視為「女神」存在的女星，經常會光顧某間衣物特賣場，揀選的是價格幾十元一條的裙子或褲子襯衫，一樣搭配上着着的品味、人的獨特氣質！該女星曾說道：「我不會為面子增加自己生活上的經濟壓力，生活在現實環境下並不可怕，怕的只怕是拒絕面對現實又沒有能力，仍不自知地追逐那些不切實際的事物，這樣的生活累死人呀！我就寧願騎着單車笑，也不要迫自己坐在豪車上哭！」



眼界更闊

我身邊的香港親友返內地工作比比皆是，而演藝圈的更多，而且有部分已買了房子在兩地生活。

有幾位藝人回到內地工作多時，早已適應和愛上了在內地的工作生活，有幾位和我常聯繫的，了解得較多他們的狀況，聽他們所說，便清楚了解到為什麼他們有那樣的選擇。

其中有位近期在內地「吸粉」特別多的帥哥吳卓義，今次他回去工作已經半年有多，如今仍有演出未完，大概1月中才返香港。這半年卓義跑遍幾十個地方，去了沙漠、去了東北，換了二十幾三十間酒店，特別喜歡內地很多不同類型的食物。看到了內地很多人和事，其實早幾年他已在內地工作，但沒有今次與那麼多人相處，與兩地甚至三地的演藝朋友一起工作，完全沒有不適應，自覺適應力很強。大家都把心思放在演出上面，大家融洽相處且很快打成一片，他享受返內地工作，而且內地只要肯做機會不少，唯一只是掛念香港的親人。

在內地工作令他眼界更加擴闊，見到很多與眾不同的人，事，有很多是香港還未做得到的，他坦言喜歡在內地工作。

這半年他參與了《披荊斬棘的哥哥》、《大灣仔的夜2》、《我們的滾燙人生2》，目前就完成一些洽談好的活動，完成後便會回家過年。

另一個梁競徽更已經成立了自己的製作公司，且開始有關的業務，開展得很不錯，香港一些舊拍檔也跟着他，加入了他的團隊工作。

至於黎耀祥（祥哥）就簽了內地的經理人，近年是香港內地兩邊走，工作量愈見增加，在各地城市遊走，喜歡上了內地的生活環境，還買了房子兩地住，他覺得兩地生活愈來愈適應，房子價格比香港便宜，多買一兩間無妨。兒子已經回港工作，會自己照顧自己，他和太太可以自由遊走於內地。

數着數着，香港藝人在內地之多實數不完，日後再慢慢告訴大家！



吳卓義和林峯是老友記，一起參與內地綜藝節目更合拍。作者供圖



馬灣親子遊

聖誕去馬灣和孩子過了一晚，很多人在這小島上會必選酒店，其實它旗下有一宿營小村，用的也是酒店的毛巾和床單，價錢便宜點，又有桌上遊戲免費租借，最適合喜歡捉棋和玩桌遊的孩子了。

馬灣的餐廳不多，我們租了單車，但要有8歲以上身高的，才能租到車。在島上踩了一圈，景色很好。我十分喜歡到不同的島上住，長洲、南丫島、坪洲和大嶼山等，都曾與孩子過夜。馬灣顯然有點像偷景灣，但海灘較小，規模也較小，例如餐廳選擇不多，所以除了踏單車之外，就是去主題公園。不過問了孩子們，他們興趣不大，於是去了海灘玩，也去看了大橋，晚上吃一頓西餐便回房間玩桌遊。

房間很大，可以容納6人，廁格和淋浴間各有三格，是標準宿營格局。看到有其他人燒烤，我們興趣不大，玩了幾個遊戲便睡了。

第二天早上一朝起來，吃了早餐便出發行山。來馬灣，多是行上大嶼頭，可以看到青馬大橋美景。我們翻過去再往前走，去了大排咀碼頭，有小燈塔，人更少，只有幾個釣魚客。在石灘上曬太陽，孩子玩石，爬來爬去。因為陽光很暖，水也很清（應該是假期沒什麼航運），意外獲得一個如身處外地的「陽光與海灘」。對面的燈籠洲意外地有不少人玩獨木舟，好不寫意。

之後原路回到舟後後面，有時間可以去馬灣村，有不少小村屋和小餐廳。不過對比早幾年來有更多連鎖店，看來此處居民的消費也不弱，有足夠人口支撐各樣超市。可惜的是不知是否因疫情關係，少了遊客，連島上的小小海鮮食肆留言也聲稱只做外賣生意，看來經營真的不易。

出入馬灣可以乘船或搭穿梭巴士，分別接駁到中環或葵芳。若有時間，坐船的話，孩子會覺得特別一點。



前後左右

瞻前顧後，左思右想，這兩個成語攜手走來，又靜靜離開。猶如晚秋的樹葉，說不定被哪陣風一吹，就落在身旁，也說不準在哪時哪兒，它還悄然飄落。只要有四季更迭，只要有樹尚在，落葉就不會缺。還像河水，流與不流，都很正常。

沒有誰想瞻前顧後生活，也沒有誰願意整天左思右想慮事。不想，不願意，不代表真的可以不經歷。活着，本來就要面對許多凡俗瑣事。高興的、氣惱的、順心的、挫折的、有益的、錯誤的……大事小事、好事壞事，往往沒得選。即便有得選，給了A、B、C、D、E選項，那也未必就是一道單選題。生活之題，本就不簡單。

年初到現在，幾乎沒有閒暇，孩子的作業都沒法輔導。書和筆，也被疏遠了。朋友的新書，墨香縷縷，就立在書櫥裏，伸手可取。陳凱的《風從故鄉來》、張維菊的《離畔》、宋詞的《邊村》，大老遠來到我這裏，只能偶爾睡前醒後品一會。他們用不一樣的筆墨，採擷收納着城與村的生活本色，書中有我，我中有書，如茶入口，解渴潤喉。

那次回家接母親，車停在路邊沒幾分鐘。村裏一個大哥，開着三輪車倒車，把我的車尾燈撞碎了，近旁的車漆也劃破幾道，黑長的痕跡很扎眼。他要賠錢給我，我沒收。怕下雨進水，第二天下午去附近修理廠換了尾燈總成。與修車師傅認識，他說沒有原廠的，就算那些自稱原廠的，也不可能與原車的一模一樣，時間長了會有色差，這話我並不意外。烤漆得去別的修理廠，還沒選好哪家呢，工作原因，接二連三長時間外出，一直沒修。再回了老家一趟，那個大哥又要賠錢給我，讓我修車。我再次拒絕。後來，他媳婦非要將家中一棵樹給我，讓我拉回家養。聽說那棵樹栽在大泥缸中，近2米高，每年能結很多橘子。我同樣拒絕了，並告訴父母不能要。前幾天，父親打電

話說把橘樹拉老家裏了。從那個大哥到我老家頂多100米，父親開三輪車拉的。四五個人抬上車，又四五個人抬下車。我埋怨父親，在北方，一棵橘樹養到那麼大，很難得。父親說實在推不掉，人家非給，都說了很多回了。或許，跟撞車有關，或許，跟平時相處和睦有關。真心實意地給，不收也於他們是個心結。

從宅院搬到樓上，本是個小事。我們這兒凡有喬遷，親戚朋友會給「溫鍋」，農村比較重視，單位裏不流行。外出工作剛回來，科裏的白大夫就塞錢給我，說是溫鍋的。結婚生子這樣的事，收禮還行。溫鍋不是啥大事，再說白大夫花錢的地方多，得盡量省着點花。我堅決拒收。當晚，幾個經常聚餐的同事到我家，東西和菜，不得收。

再後來，從事公衛工作的兄弟姐妹們，集體找代表給我禮金。拒收吧，已收了一些哥們的。不收吧，同科室的都拒收了。思慮再三，還是收下。那幾位在當晚去我家的同事，非在我家附近一個簡陋的小餐館吃飯，根本不像宴席。這次，20幾人，得提前準備。找了個大桌，20多人一間屋，喝酒吃肉唱歌，玩得挺嗨。不過，有3人各種原因未參加。

沒過幾天，有個同事給我打電話，後來非讓我到隔壁房間單獨聊。關了門，她掏出紅包，硬塞給我，說之前沒聽聽我搬家的話。我堅決不收，她更堅決，直接說不收以後不再搭腔。推讓數次，只好收下。小莊以前和我一個科，與我母親同姓，論輩分管母親叫姑。她走後，發給我消息：一點點心意，真的，認識曾（這）些年了，再說有她這個關係，不是親人勝似親人啊……領了妹妹一點心意就行了哈！祝福大哥喬遷之喜，闔家幸福，安康。後來又補發一條消息，意思是不用請她吃飯，整天忙，沒時間參加。

溫鍋在農村比較流行。因工作原因，老家那邊的親朋，上次次做好的溫鍋宴請計劃不得不取消了，過幾天擇日補上。幾位沒參加宴請的同

事，屆時正好一起。收小莊的賀禮，也有這層考慮。否則，肯定得再找機會委婉謝絕。

抽調外出支援前，我在京東商城預定了台淨水機，交了100元訂金，但不到預付款時間。之後突然外出工作，且整天忙碌，淨水機無法按時安裝。3周後回家，活動取消。向客服說明原因，人家熱心幫忙，費了番周折，退還100京東豆，說是在其平台能抵100元現金用。我不滿意，也可直接申請退還現金。客服是誰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但人家服務態度就是好。給評價時，我直接點了第一個選項，再看，第一項居然是非常不滿意。我告訴客服純屬手誤，要求撤銷重新評價。對方言詞依然禮貌，告訴我沒關係，但評價無法更改。實在搞不懂，京東為什麼把非常不滿意放在第一項，可能有良苦用心吧！

腦和心臟就那麼大，實在裝不下太多東西。一天就24小時，實在沒太多時間思慮。活得雖平凡，卻不至於俗不可耐，也不可能天天事事轟轟烈烈。身邊人，無論大事小事，只在乎真實存在；身邊人，無論大人物小人物，只在乎真實存在。活着，真實就好！什麼前後左右，什麼四面八方向，須懂得放下，盡力而為即可。

在我老家的蘋果園壩下，有一片墳地。那些泥土堆起的墳堆裏，埋葬着逝去的代代村裏人。愈早的墳堆，愈低矮且小，有的已與地面齊平，成為田地的一部分。多少次從那片墳地旁經過，見到的都是沉寂。那個就地取材堆起的圓錐體下，是一個又一個不同人生的最終歸宿，猶豫、掙扎、逃避，與化作泥土而言，均無濟於事。

秋冬時，舉頭望，那些樹葉，離開枝條的剎那，依舊飄逸灑脫。那些枝條，撒手樹葉之際，同樣地乾脆利落。前後左右、四面八方的風，說來即來，說走便走，不拘章法，近在咫尺又似遙不可及。倘若真實的，管他東西南北中呢，皆可期待。處世何難，處事亦然，實實在在，「處」就行了！

寫在2022年末

年尾歲末，冷空氣股勁刷洗。頭頂的天，是乾淨透亮的藍，屋簷斜射的光線裏，看不到塵埃。路邊的海，是明媚燦爛的藍，波濤洶湧微捲，碎光閃閃，映得人目光清澈。2022年走到了最後幾天，香港下復常的煙火，燃旺了整個聖誕假期。離港出遊的人，歡暢釋放壓抑已久的鬱積；離島散心的人，扶老攜幼碼頭候船，雖人單不離口，亦難掩節慶歡欣氛圍。下個月8號復常通關的消息，瞬間振奮了所有企盼久的人。大雨治水也不過只是三過門而不入。大疫不過三年，抗疫3年了，被疫情生生阻隔兩地的人，總算步入了久別重逢的倒計時。

這一年實在太難了。年初時，突如其來的第五波疫情，讓香港短時間內遭遇最慘痛重創。逾萬感染病毒的人，被永遠留在春寒料峭裏，逾百萬人切身感受到了病毒的狡黠和冷硬，更多更多的人，慢慢從恐懼、焦慮、彷徨中掙扎着，恢復了常態。年底時，內地抗疫大決戰，走到了短兵相接的肉搏巷戰。奧密克戎毒株對健康的破壞力，超出了預期。反覆發燒，喉嚨裏像有刀片在割，疼痛從骨頭縫裏24小時不停歇向全身外滲、味覺消失、咳嗽不斷、昏昏欲睡、腹瀉……北京的朋友，一家三口、一家五口、一家六口，先後

感染，慢慢逐個康復。廣州的朋友，大半個公司、全家老小，整個群組，接力變陽，退燒藥、感冒藥輪番服用，抗原試劑上的一道紅槓，依次亮起。上海的朋友，夫妻相繼病倒，孩子手足無措，買不到退燒藥的窘境持續多日。病症嚴重的，是一位遠在重慶的朋友，發燒、咳嗽、肺部感染，去醫院輸液4次，燒是退了，咳嗽還在繼續。病症最重的是朋友在深圳的家公，雙肺多發條片磨玻璃影，呼吸困難，尚在ICU搶救之中。還有一位此前採訪過的長者，猝然逝去。他叫黎子環，享年91歲。

這次空前大規模的感染，像是平靜許久的海面，被投入了一枚威力巨大的爆炸物，滔天的巨浪和泛起的波紋，一圈一圈快速擴散。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率先被病毒擊中，救治設施、醫護人手、退燒藥物，正接受嚴峻的衝擊和挑戰。無孔不入的病毒，在搭乘衝擊波漣漪傳播間隙，城鄉結合部以及更為廣袤的鄉村，若是能抓住這個時間差，讓還沒有接種疫苗的長者和孩子快速接種，讓藥物準備不夠充分的地區加緊備貨，讓定點醫院爭分奪秒培訓人手籌措資源，還是有很大機會減少危重症，降低死亡率。

準備是永無止境的，多一分，勝算自然也會跟

着多一分。

這個世界也仍未有所好轉。俄烏衝突的硝煙，瀰漫了整整10個月，千萬人流離失所，失去生命的人不計其數。能源短缺的歐洲人，不得不掏空錢包，捱過史上最昂貴的冬天。糧食危機的陰影，籠罩在弱國寡民的頭上，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美聯儲加息的節奏步步緊迫，環球經濟衰退的不安如影隨形，每一個層級的決策者，都有滿腹愁緒無處可訴。

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期待春暖花開。無論過程如何艱辛，一切總要成為過去。今日渡劫一樣的染病體驗，也終將成為日後我們彼此調侃時的一段往事。

坐在凌晨下班的車上，隔壁座的年輕女子，眉尖若蹙，眼波流轉，正一臉期待，對着手上的小圓鏡描補妝容。即便是再深的夜，也還有下一場需要奔赴的邀約。

◆聖誕時在港島南拍攝的瑰麗夕陽。作者供圖

